

#穿裙子的儿子#

问题：如果你的儿子想要穿裙子你会支持吗？

家长该如何鼓励孩子坚持自我并对世俗的评价有思辨能力？

基于爱的原则，凡不破坏人的自由的意愿，你都应该支持。这个总原则是毋庸置疑的。

但这句话没有字面上这么简单。

第一，什么叫做“破坏人的自由”？

比如，自己种个鸦片躲在屋里吸，算不算破坏了人的自由？

算，因为你自己也是人。你吸了鸦片，就损失了大量你自己的可能性，而自由是可能性的总和。

你不问我，这就不关我事，是不是破坏你自己的自由就按照你自己的标准，你自己说了算，你自己面对后果。

你问我，有没有破坏你的自由的定义就要按我的标准而不是按你的标准，我觉得破坏了，我就不支持。

第二，什么叫做“支持”？

“支持”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是有技术问题和策略问题的。

它最典型的有这么几个要害：

1) 子女们往往并不清楚自己诉求的到底是什么，支持子女愿望的第一个步骤，是帮ta先将愿望建造完毕。

父母们一定要清楚，ta们说“要当科学家”的时候，并不清楚“科学家”到底是什么，“当科学家”又是什么意思。

ta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ta们只是用了一个自己并不清楚具体意思的词汇，指向了一个ta们并不清楚是不是该用这个词汇来指向的对象。只是这种指向在外部观察者——比如父母——看起来是形式合理的，因而被不假思索的理解为是逻辑有效的。

实际上，父母们在理解的过程中就无意中用自己对这个词的理解替代了子女对这个词的理解，用自己对这个事物的观察，替代了子女对这个词的观察。用自己的意思，顶替了子女的意思。

没有这个意识的父母们，“支持”“帮助”子女去努力实现，从概率上讲，几乎根本就不可能是子女原本打算要去追求的东西。

只是因为父母们掌握了全部的解释权和执行权，而子女甚至没有将自己的意思轻易表达的能力，所以只好任由这事情发生罢了。

在父母们看来，这是一个“我支持子女意愿”的过程，而子女们实际上体验的，却是父母们利用ta的一句话来实现父母自己的想象的强迫过程。

在子女最终不能忍受这种错位而拒绝继续配合的时候，父母们往往搬出一句“当初明明是你自己说要xxxx的，现在你又不干了”来进行制裁和报复。

这个过程，跟“支持”两个字根本就没有关系，本质上只是一种以“支持”为形式的无意识、无意义的精神冲击。

它造成的结果，当然就不是支持所带来的安心、勇气、和斗志，而是这种无意识凌虐所带来的不安、恐惧和防备。

父母们不意识到这问题，会大力“支持”出一个仇人来。

你在等着 ta 为你的大力“支持”道谢，ta 在等着你为你的残忍凌虐道歉。

搞不好要你们等一辈子。

支持，必须以具有可支持性的意愿（为前提。）

这意味着两个顺理成章的原则：

1) 支持的首要步骤，是帮助构建具有可支持性的意愿。

2) 对子女最重要、最优先的支持，是帮助 ta 们构建意愿的能力（Ability of will）。

这两者是一体的，因为帮助构建意愿的能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遍又一遍，通过良好有序的框架，引导子女形成有效的、优质的意愿的过程。

这本身就是一种练习和学习。

那么，怎么去构建具有可支持性的意愿呢？

1) 要帮助子女做一些研究和考察工作，去帮助 ta 准确的界定自己想要的东西具体来说是指什么。

举个例子——孩子说想“学跳舞”，那么如果你自己受过一些训练，你很快就会意识到“跳舞”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研究工作。比如，两个手指在桌上巧妙的敲击盘旋，算不算跳舞？

你首先要做的，是要多问一些信息，去理解子女用跳舞这个词指的确切的是什么。

最经典的做法，是请 ta 们按照自己的理解举一些例子，越多、越确切越好。

比如，ta 可能指的是隔壁女老师的手指操，也可能指的是别的同学排练的一个很出锋头的角色的演出戏份，也可能指的是电视上某个角色的 mv 剪辑。

你要做的，是帮助 ta 将因为缺少准确的描述能力而错误使用的宽泛的表达，转化为确切的、具体的表达。

要严格的防止 ta 无意间滥用大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原则。

帮 ta 把“想跳舞”重新表达为“想学隔壁老师那样的手指操”，然后帮 ta 去实现这个手指操。

区别在哪？——“隔壁老师的手指操”是可以学会的，而“跳舞”在严格意义上是学不会的。

前者是十几个小时的练习，后者是毕生努力的事业。

表述为前者，ta 有可能获得成功，就算是遭遇一点挫折，以你的财力物力和智力支持，有很大希望支撑 ta 突破挫折和障碍，获得最后的成功。

表述为后者，则每一次总结都会是“离会跳舞差得还很远”，“远远不到老师的功力”，注定失败。

“隔壁老师的手指操”失败了，就只是“隔壁老师的手指操”失败了。除了隔壁的老师，还有隔壁的隔壁的老师，还有除了这种手指操之外的别的手指操，还有除了手指操之外的 tapping、breaking、locking……

如果“跳舞”失败了，那就是跳舞这整个纲目全灭。

子女因为年幼无知，将自己的愿望做过大的表述是必然的，因此帮助 ta 们收缩表述，保护那些大词所代表的无限可能，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不做，你的子女几乎必定会成为失败主义者。因为 ta 总是在不自知的选择自己绝不可能赢的巨兽，从而毫无悬念的失败。失败会成为 ta 的命运和日常，到最后 ta 会无可避免的相信“只要是自己想要的，都是注定不可得的”。而 ta 很难意识到，那是因为 ta 无意识的傲慢。

而这责任在哪？在没有养成谦卑本能的父母。

2) 要竭尽全力提供对即将到来的种种心理冲击的必要心理准备和训练。

父母们常常把自己给子女的帮助限定在支付金钱或者寻访名师上。

不用说，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却并不是最关键的支持。

父母能给子女的最关键的支持，是作为过来人给予子女必要的心理准备。

你知道听不懂是什么滋味，你知道被老师误会是什么滋味，你知道想偷懒是什么滋味，你知道苦练一番却没有进展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嫉妒同学的才华是什么滋味，你知道发挥失常是什么滋味……

你知道被排挤是什么滋味，你知道被误解是什么滋味，你知道世界会给给人什么反应、子女会面对什么样的打击和压力。

你也许并不全部清楚，但你自己所知道的，你应该提前让子女有心理准备。

一个被提前获知的问题，即使仍然造成痛苦，也会是更容易承受的痛苦。这至少可以让子女们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奇葩，一个异常的缺陷品，一个不如父母辈的劣化复制品。

即使没有给出任何解决方案，仅仅是提前给出这些心理准备，都可以帮助子女避免很多无谓的心灵创伤。痛苦不是问题，但无谓的痛苦是问题。父母有责任尽可能的去除无谓的痛苦。

你知道的对付这些冲击的办法和这些办法实施过的结果，你应该提供给子女参考。即使你的办法并不见得多么好，或者干脆只是失败的经验，至少也会保证子女们不是完全手无寸铁。

这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工作，那就是父母自己要花时间、花精力考虑清楚被人欺负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学习跟不上应该怎么办、可以怎么办……以便在给子女支持的时候给一个尽可能好的方案。

你有没有和人探讨过这些问题？你有没有多方寻找这些答案？你有没有尽力？

这些东西、这些指引，其实对子女的意义要超过你给 ta 金钱的支持，是金钱无法替代的。换言之，你是可以而且应该选择将一部分赚钱的精力分过来去获取这些东西的，这无法以“我得赚钱”来完全的推诿——至少这并不是明智的。

而且说句实话——子女一个想不开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本身就会导致大量的投资打水漂。

有些后果甚至不是金钱可以挽回的。

(未完，待续)

编辑于 2023-06-05

<https://www.zhihu.com/answer/1965376470>

评论区：

Q: 确定何为“自己真正想要”的能力太重要了，对自己了解不够的情况下误判的几率实在高得吓人。说孩子了，就连很多成年人的这项能力都是缺乏的。有的人择偶标准列了一大串，却爱上了与标准毫不相关的人。多少人选了感兴趣的专业，学到毕业才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个人觉得误判是“对自己不够了解”和“对将要做的事情不够了解”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足够的“对将要做的事情”的了解相对容易一些，多做 research，从领域内的人身上获取信息。信息来源越多，质量越高，对事情的了解就会比较具体和真实。

要想改变“对自己不够了解”，就只能靠不停的尝试把自己丢入旷野？个人经历是要多尝试，多碰壁，还需要一些运气。遭遇的苦难，和越是极端的事件，越是能帮助自己看清自己。但这样了解自我的过程绝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

且因为苦难绝不可以是人带来的，只能是天带来的，所以不能通过人为制造苦难来训练 ta 人。所以非常期待答主能提供稍微舒适一些的了解自我的方式[捂嘴]

B: 感觉到还有的时候，是对爱与美不够了解 以及对“怎么去走路”本身没有经验和想象。

Q: 真棒[赞]

尊重不能溢于表面，要摸清孩子的真实意愿

Q: 说到对孩子的教育，作为为人父母的我感觉只能做到把自己曾经失败的经验告诉孩子。要说给孩子的人生指路，自我感觉无异于是瞎子给瞎子领路，很危险。

B: 用实然代替应然，交由拥有自我承担后果能力的下一代来判断

Q: 若不把任何一个人人都看成独立个体尊重来做事话，最后大概率会是悲剧。

更新于 2024/6/11